

陽關三疊考訂

劉夢秋

王維送元二使西安詩云：「渭城朝雨浥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」

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」後以斯詩合樂，爲送別之歌，曰陽關曲，或曰渭城曲。劉禹錫與歌者詩云：「舊人唯有何戲在，更與殷勤唱渭城。」以首句爲渭城故也。

然世傳「陽關三疊」，果何謂乎？蔣伯潛曰：「至陽關句，反復

歌之，謂之『陽關三疊』。白居易詩所謂『相逢且莫推辭醉，聽唱陽關第四聲』也。」夫「陽關三疊」云者，乃陽關曲三疊，非陽關句三疊也。至白居易對酒詩：「聽唱陽關第四聲」，曾自注云：「第四聲，勸君更盡一杯酒也。」然則，第四聲非陽關句明矣。

考「陽關三疊」，頗有異詞。日本田藝衡著有「陽關三疊圖譜」三式：

一式

渭城朝雨浥輕塵，渭城朝雨浥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，勸

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

渭城朝雨浥輕塵，朝雨浥輕塵，浥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，勸
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
渭城朝雨浥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，青青柳色新，柳色新，勸
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
渭城朝雨浥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，勸君更盡一杯酒，更盡一
杯酒，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

渭城朝雨浥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，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
關無故人，陽關無故人，無故人。

(斯稱爲貫珠三疊。)

一式謂「唐人三疊之法，必如斯始得其正，」雖與白居易對酒詩
句法相適，然於古無徵，未可據爲定論。二式三式，溯連環貫珠之稱
，亦弗見古籍，臆設之辭，豈容輕信。

北詞廣正譜載「陽關三疊」云：

渭城朝雨浥輕塵，更酒遍客舍青青，弄柔凝千縷；更酒遍客舍
青青，弄柔凝翠色；更酒遍客舍青青，弄柔凝柳色新。休煩惱，勸
君更盡一杯酒，人生會少，富貴功名有定分；休煩惱，勸君更盡一
杯酒，舊遊如夢，只恐怕西出陽關，眼前無故人；休煩惱，勸君更
盡一杯酒，只恐怕西出陽關，眼前無故人。

渭城朝雨浥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，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
無故人。

西出陽關無故人，渭城朝雨浥輕塵，勸君更盡一杯酒，客舍青青

(斯爲綺聲，非唐人三疊本旨。)

東坡志云：

舊傳「陽關三疊」，今世歌者，每句再疊而已。若通一首言之，又是四疊，皆非也。或每言三唱，以應三疊之說，則叢然無復節奏。余在密州，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，自云得古本陽關，其聲宛轉悽斷，不類向之所聞，每句再唱，而第一句不疊，乃知唐本三疊蓋如此。及在黃州，偶得樂天詩云：「相逢且莫推辭醉，聽唱陽關第四聲。」注云：「第四聲，勸君更盡一杯酒也。」以此驗之，若一句再疊，則此句爲第五聲，今爲第四聲，則不疊第一句審矣。

斯說較爲可信，蓋與白居易對酒詩自注相符也。考王維生於聖曆二年，卒於乾元二年（紀元六九九年——七五九年），白居易生於大曆六年，卒於會昌六年（紀元七七二年——八四六年），相距未遠，其所得者，當爲正聲，故東坡之說，較可信也。其譜可列於后：

渭城朝雨浥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，勸君更盡一杯酒，勸君更盡一杯酒，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

李治敬齋古今註，則於東坡之外，稍有補充：子在廣寧時，學唱陽關曲於一老樂工某乙云：「渭城朝雨（和刺里離賴）浥輕塵，客舍青青（和刺里離賴）柳色新，勸君更盡（和刺里離賴）一杯酒，勸君更盡（和刺里離賴）一杯酒，勸君更盡（和刺里離賴）一杯酒，西出陽關（和刺里來離來）無故人，西出陽關（和刺里來離來）無故人。」

按唐時絕句入樂，以其語句整齊，難合節族，故句中每加和聲，俾便歌唱。以樂理論之，亦屬可信。樂工某乙，中加和聲，或爲古陽關曲，亦足徵信。故李治之說，較東坡更有可采者焉。今世鮮明斯指，以爲「陽關三疊」云者，三唱陽關曲，或陽關曲每句三唱之，以符三疊之義，其誤遠矣。

前後三和，是疊與和一也。後讀樂天集詩中自注云：「第四聲，勸

君更盡一杯酒也。」予始悟向之所教者，未得其正也。因博訪諸譜，或有取古今詞話所載，疊爲十數句者，或有疊作八句而歌之者。予謂詞話所載，其詞粗鄙重複，既不足采；而疊作八句，雖若近似，然句句皆疊，非三疊本體，且有違於白注，亦不足徵，乃與知音者再譜之，定其第一聲云：「渭城朝雨浥輕塵」，依某乙，中和而不疊。第二聲云：「客舍青青柳色新」，直舉不和。第三聲云：「客舍青青柳色新」，依某乙，中和之。第四聲云：「勸君更盡一杯酒」，直舉不和。第五聲云：「勸君更盡一杯酒」，依某乙，中和之。第六聲云：「西出陽關無故人」。及第七聲云：「西出陽關無故人」，皆依某乙，中和之。止爲七句，然後聲諧意圓，所謂三疊者，與樂天之句合矣。